

點
卷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集

卷之三

韓非子書序

余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捭闔抵
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骋其機略辯數以
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
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
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懼之迹雖其揣摩馳騁務出
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
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
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聾諸侯而快其
志非計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
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
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
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逐之臣擅勢而環其私
斯方以過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
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太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
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

睢覊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睢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為天下笑者睢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很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余以為彼其盡絕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試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王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明萬曆十年壬午春三月吳郡趙用賢撰

韓子總評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卷註不詳名氏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穀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詐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高氏子略曰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歎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氏曰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

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辨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齊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蹟愈悖矣而人以為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韓子總評終

韓子凡例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祚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已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凡六十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虻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為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於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也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元何祚本獨謂舊有李瓊註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不知祚又何據而指為李瓊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為臆說所廢今所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異

一是書訛闕既久厯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閻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

餘十一不敢強為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幾此刻為之先驅耳

韓非子凡例終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殺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
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
得天下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鎧在後。而郤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興。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費。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寇。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

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秦與荆人戰大破荆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

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敗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負弩。戰竦而郤。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並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頗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廩。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敵。入則為席薦。出貢以供若
席薦以居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縱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慙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以召士盡也。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令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末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惔然。惔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患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闢陛下。闢陛下之意。因隙二國。見重於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闢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